



凤头百灵。
张学岩 摄

□李万华

凤头百灵

(外一篇)

云从幕布厚重的天空垂下,遮去山头,阴沉使山的青色愈加深浓。远山如黛,现在,远山已在我面前,如果伸出手,甚至可以触摸。但没有一座山是可以触摸的,如同没有一片云可以用来裁制衣裙。你只能身在其中,成为它微小的一部分,这注定你无法与山并肩,无法与云同游。山下许多田地已经退耕,依稀可辨的旧日轮廓中,遗留的种子又长出植株。这已经是不会被收割的庄稼,仿佛游子天涯。庄稼的命运也是注定的,如果少去四时耕作,便是全然的杂草一片。好在植物不懂计较,如若植物也如人一般,爱恨情仇,全然算计,想必世界早已乱作一团。

清冷,而又寂静,仿佛不是六月将尽的样子。惯常的六月,是樱桃挂在枝头,是蔷薇高过篱笆,是牛蒡芽在泛着白光的路口。便是山里,惯常的六月也是杜鹃怒放,云成为动物模样,鹰在天际,放牧的羊群找寻阴凉。但现在,时间仿佛退回到早春,寒凉凄冷,没有风,天地能拧出水。此前的雨,已将原野洗得油绿,尚未退去。另一场雨,已藏在云和空气中,似乎只要一个手势,一声号令,它们便会唰唰落下。田地之间的路已被打湿,水积在凹处,映出另一片暗色天空。在这样的旷野,我看见凤头百灵,静立于田埂。

我是在相机的长镜头中看清那是一只凤头百灵。青



绿色高原

棵长势旺盛,一只鸟落下来,如同将一片叶子扔进森林。起先我在看上下翻飞的小云雀,在镜头中,它们只是快速移动的黑色剪影,因为翅膀振动的频率太快,看上去,它们的飞翔仿佛在炫技,又似乎在迷途之中,一次次找寻出口。它们的鸣叫从空中传来,带着飞翔的欢乐。将镜头从空中下移,看到远处村庄,青杨,看到近处黑白分明的蚕豆花,以及坡地上浅紫的马先蒿,然后看到一只凤头百灵。

它背对我,侧着头,这个角度,正好突出被黑色纵纹的羽冠,高耸醒目,仿佛古人的高冠,带着威严。它挺起黄褐色的胸,下弯的喙也微微翘起。它颈部蓬松的羽毛仿佛堆起来的大氅衣领。它始终保持不动,目光专注于左前方。遮住它半个身体的青稞叶子上,雨水如同珍珠,镶成圈。高冠博带,金剑木盾,这是一位举袂若仙的高士,我暗自赞叹。

鸟都带着神经质,它们总有一些看似多余的举动,尾巴不停地晃,走起路来啄米一般乱点头,唱歌时颤动身体,抖羽毛,甚至在休憩时,也要走火入魔般惊跳。又因为胆小灵动,惯常的鸟,似乎都处于凡俗的动态生活中,唯有这只凤头百灵,此时保持着画面似的高贵。

文字中的高士见得多了,渐渐怀疑。并不是怀疑这个体曾经的存在,而是怀疑作品的呈现。文字总要带着修饰成分,有意无意地,仿佛涂了一层橄榄油。文字会使一个隐于林泉的高士丰满,细节毕现,会予他们以光辉,但我更怀念悄无声息的那一个:在庞杂而又幽微的时间之流里,

他们行吟,或者沉寂,无人问津。

如果不是经常行走原野,就无法分清凤头百灵和小云雀的鸣声。小云雀即便唱起歌来,声音也很急促,仿佛天敌尾随其后,或者一口气不吐不快。凤头百灵的鸣声则要舒缓许多,吐字也清晰,中间还要加些颤音,典型的歌唱家,表情达意,十分到位。单听它们的鸣声,似乎便能知道它们的寿命,小云雀一生紧张,自然血尽身亡,凤头百灵朝夕悠游,自然享有足够时日。

我也遇见过积极入世的蒙古百灵。在广场,它的主人将它搁置一旁,自己和几个老头打纸牌寻欢,它在笼子里,一点都不生气。它似乎并不想到笼外去,尽管那一时笼外春色正浓。我挨着笼子蹲下,想探究它脖颈的黑圈如何打出,还有那长得过分的后爪,能有什么用。蒙古百灵本来就无所用心地乱叫,见我坐下,突然起了兴致,开始各种表演。那果真是一场演出,笼子是小小舞台,观众只有我。我试图记下表演者有多少技能,记来记去,结果将自己记糊涂:在半小时时间段里,蒙古百灵似乎没唱过一句重复的歌。

要知道,那只蒙古百灵的小嘴巴含着无数露珠,它一开口,露珠便成串滚下,在草叶上、岩石上、花瓣上,在小兽起伏的肩胛上,高高低低地跳。

泡桐花

初识泡桐大约在十几年前。那日向西,到黄河岸边的循化

县时,夜色已笼罩小镇。高原的夜晚,熟悉又陌生。夜雨才过去,小小的广场上积水未散。人们跳锅庄,旋转的圆圈外,更多的人站着观赏。那些节奏铿锵的锅庄舞曲,有些我已熟悉,有些虽然第一次听见,它的旋律却仿佛来自记忆。转个角,当街的烤羊肉摊一字摆开,食客不多,几缕烟火缭绕出些许宁静。我们找到一家,两张小方桌一拼,点些羊肉串、烤腰子和白斩鸡,又叫小盘的二截面。茶水自然免费,走路一整天的人,一杯一杯牛饮。路旁不知名的高树正在开花,一树月白。偶尔有红衣僧人飘着袈裟走过,拂起几缕暗香,辨不清是来自近处高树,还是远处丁香。

后来在植有大树的街道慢慢走,又向树下独坐的人询问大树的名称,说:桐树。高原习惯的几种树木无非是丁香榆梅山桃山荆子之类,丁香体柔弱,榆叶梅也伟岸不到哪里去,山荆子树虽然高大一些,但花朵我认识。至于玉兰啊,木棉啊,红花羊蹄甲之类一开花就一树锦绣的花树是不会在高原繁茂的。循化县海拔虽然低一些,但依旧是高原,怎么可能长出桐树呢。一兴奋,人仿佛就不在高原了,暗自揣摩不知是哪一种桐树,是能引来凤凰的梧桐,是能致富的油桐,是冰川遗老的珙桐,还是花朵能消生发气的泡桐……猜测着,高个女伴试图跳一跳,拽一开在低处的花枝下来,让我摘一朵回去上网研究。几个人围着一圈,终究没下手。想着是有落花,低头走,人行道上果真散几

朵,已香消玉殒,显然被行人踩踏过。也不计较,捡一朵在手,就着昏黄的灯光细瞧,只看见白色的钟形花瓣上漾几星紫斑,仿佛小号的喇叭。

原本是要看黄河在夜晚的样子,听黄河的声音是否来自天上,结果和路旁的花纠缠起来,当初的意愿也忘得干净。半夜醒来,在简陋的旅店,听得窗外啾啾的雨滴打在玻璃和墙壁上,隔一阵,又听见远处杜鹃啼叫。杜鹃喜欢隐在青杨林中幽幽地叫,夜半听到杜鹃叫,还是第一次。莫非杜鹃果真要以继日地悲伤,非啼出血来不可。在高原,看惯了一个冬天雪花漫卷的清寂,夜半蓦然听到雨声淅沥,竟十分亲切,仿佛久已生疏的故园声息。



开满泡桐花的循化街头。马成龙 摄



□撒玛尔罕

默读 时间与孤寂

(组诗节选)

致昌耀

竟如此喜悦于你的叙述
流动的血流在民谣中沸腾
风雪中的土伯特母亲和她的三个孩子
被幸福的光芒所覆盖
午夜恬静,童话烂漫

我与自己的影子彻夜长谈
发现同声合唱的古歌里
孤独潜伏在梦幻般赞美的断层
构筑纵横交错的苦难和爱情
那种满怀喜悦的疼痛
甚至比一粒尘埃还要微妙

写作,或者静

熬夜的男子,把自己埋入午夜
文字里调兵遣将,赋予色泽和使命

只要出现火花,河流波澜壮阔
所有的词都开始燃烧
成为月光,星河。成为浪涛和刀锋

此刻,我被某种光环所覆盖
侧身寻找的声音传递着孤寂和美德

或许黎明之前,身体里的翅膀
缓缓展开,迎接更加耀眼的光芒

时间的手

时间将撕碎谁的皮肤?
是山体,攀岩行走的岩羊
还是成群南飞的大雁?
是风的黑发,雨水的眼泪
还是花朵,蝴蝶,湖泊与天空的契约?

石头在粉碎,骨头在燃烧
光芒闪耀大地
猛兽东奔西突,寻找梦的出口
时间将在停滞或者枯竭之后
撕裂太阳,月亮和星光下的爱情
把一切浓缩成微尘
撒入某座花园
风的吹动下生长,硕果累累

此刻,时间向时间宣告什么?
火焰的门徐徐打开
河流的波涛缓缓升起



□蒙成花

青苗节和红花衣

乡土是纯净与闲适的。当曙色缓缓染染山脊时,人们轻盈的步伐在田垄上移动,花草和秧苗的气息氤氲在山谷、河流、田野里。人们内心充盈着踏实感和幸福感。村人劳作后的困顿也随着那葱郁的绿、芬芳醉人的山花和蛙鸣蝉唱而慢慢稀释,他们眼里漾着喜悦,面容是豁达与从容的,他们把疲惫与沧桑隐藏在心里了。麦苗、小油菜、青稞等返青时,蚕豆、豌豆、胡麻等也随着季节的韵脚慢慢葱茏起来,村里就迎来了花红柳绿的青苗节,也叫四月八庙会。

青苗节是青海各民族在谷物返青时欢庆谷物茁壮成长的,期盼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地方性节庆活动。汉族的青苗节因各地的自然环境和习俗而定,人们庆祝节日的花样繁多。我们村的青苗节就定在每年农历的四月初八至初十。民以食为天,土地滋养了万物,农民对土地

的膜拜是虔诚而热烈的。我的小村属于川水地区,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前夕,村嫂会去山神庙里将油香、油饼、馓子等供给诸神。等到四月初八那天清晨,村姑村嫂穿戴一新,吮着浓烈的花香,饮着清澈的鸟鸣去山神庙里帮厨做饭。山神庙里掌管事宜的邀请了说唱艺人、花儿歌手,还有小品、皮影戏、秦腔、曲艺、杂耍等表演者。就这样,连着三天,花儿、秦腔、皮影戏等轮番上场,盛况空前。四邻八乡的男女老少前来助兴。田间地头花纸伞摇曳,曲径幽通处老艺人弹着三弦唱曲儿,情侣们携手漫步在山林中。山林旁摆满了各种农家小吃和小商品,有村嫂的甜醅、酿皮,有铁锅灶卤制鸡鸭猪肉等,也有头饰、花布、童装、玩具,甚至还有农人用的铁铲、锄头、镰刀、榔头、杈杈等。庙院中间的说唱艺人敲着手鼓说唱些安居乐业、祥和幸福以及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祝福词。夜

晚演皮影戏,我虽听不懂那些艰涩古板的唱词,但那“咚咚锵锵”的道具和“吱吱扭扭”的板胡浓稠着节日的氛围,让人心生欢喜。旧时青苗节前夕,村姑村嫂要去县城或乡镇供销社扯些白底红碎花,或红底白碎花的棉布做件红花衣在青苗节穿,脖子上系一条红纱巾。她们戴着白凉帽,穿上红花衣和乳白色裤子站在田野里,憨实质朴又清丽纯真。澄澈的蓝天下花儿明丽,秧苗墨绿,蚕豆和豌豆翠绿,人和庄稼就成了一幅淡淡相宜的水彩画了,青苗节的气氛更浓厚了。女子唱一首青海花儿,是酝酿细腻的心思;男人吼一段秦腔是释放疲累。光阴,在岁月静好中缓缓流淌。

人间四月天,河边的水晶晶花悄悄绽放,点缀了村庄的古朴和初夏的清朗,嫩绿、葱绿、浅绿、墨绿和碧翠绿覆盖了广袤的田野,村姑是夏日的灵魂主题,曲艺是青苗节的点睛之笔。

而红花衣是夏日的神来之笔。这才是温馨厚重的乡村呀。那些年,大姐和二姐是待嫁的村姑。青苗节她俩会穿上红花衣,头一年是红底白碎花上衣,手感细腻的棉布上是毛茸茸的雏菊,卡其色裤子。第二年是白底红碎花上衣,花形是单瓣的杏花,浅蓝色裤子;或者是乳白色筒裤,花条纹布鞋。姐姐和村姑村嫂相互炫耀各自的红花衣。我好羡慕呀,母亲只好用各色碎布头拼凑起来,手工缝制了一件新衣服,并不好看,但我还是兴冲冲穿了去庙会上玩儿。

季节是块调色板,眺望田野里满目的绿,这绿让人垂涎欲滴呀,水彩画般的田野引来了众多的鸟雀,它们蹲在树枝上鸣啾跳跃,喜鹊也不甘寂寞前来呼应。青苗节前最好下一场雨,雨水滋润万物后的小村清秀水灵。村前那条淙淙的小河波光潋滟,河边的水晶晶花摇曳着,各色蝴蝶流

连忘返。婉转的鸟鸣是天籁之音,陪衬了田野和村庄,还有蛙鸣蝉噪像一首咏叹调渲染着田野。人们庆祝青苗节,花鸟也跟着助兴。我盼着青苗节的到来,我也渴望穿上红花衣。梦里总是穿着红花衣去青青草地上倾听鸟鸣和麦苗拔节的声音。酡红的晚霞浸染了田野、小河,炊烟袅袅的村庄静默了。夏夜的月光芬芳袭人,姐姐们踩着融融的月色去看皮影戏,我坐在那棵小叶丁香树下看弯月,心底滑过一缕薄薄的忧愁。

清贫的日子里,村姑蛰伏的思绪在纷飞的柳絮中蠢蠢欲动。红花衣点缀了乡意,是村姑在青苗节酝酿出的温婉的意境,是乡村青苗节最靓丽的风景。



人世广阔

□吴海霞

莲和莲的梦想国

夜晚空出的部分,一枝摇曳着的莲花,是风捉着的灯笼,成为一轮弯月缺失的另一半。那是水做成的月影,娇美,高洁。每当有风经过,那倒影便是水晶碎片,和一缕月光恰好相遇。月光,清风,虫吟,流水……皆是那枝莲的知己,连同千里之外以莲为名的至真至善的我的母亲。从远处,不断靠近。靠近那沁人心脾的清香,靠近被她捧出的那颗真心,靠近蕴藏在莲子里的微苦人生,靠近一枝莲花的至清至纯。



江河源

放下日子的细枝末节,在月下,看花人也如莲花一般,开成一朵人间的善之花。从远处,不断靠近。靠近那沁人心脾的清香,靠近被她捧出的那颗真心,靠近蕴藏在莲子里的微苦人生,靠近一枝莲花的至清至纯。放下日子的细枝末节,在月下,看花人也如莲花一般,开成一朵人间的善之花。从远处,不断靠近。靠近那沁人心脾的清香,靠近被她捧出的那颗真心,靠近蕴藏在莲子里的微苦人生,靠近一枝莲花的至清至纯。放下日子的细枝末节,在月下,看花人也如莲花一般,开成一朵人间的善之花。从远处,不断靠近。靠近那沁人心脾的清香,靠近被她捧出的那颗真心,靠近蕴藏在莲子里的微苦人生,靠近一枝莲花的至清至纯。

有小荷的尖角浮出水面……
我追溯时间的流水,逆流而上。我看见——我那出生于大山深处的母亲,被冠名为莲。从此,她委身于草木,以水养心,生出生无限慈悲。她翻过耸立在命运两岸的高山,经风沐雨,一步一步向我走来。她秉承一朵莲花的品格,冰清玉洁,坚贞纯洁,无所畏惧,一心向善……她,向阳生长。即使身处贫瘠的土地,也要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即使在日渐苍老的岁月里,也要将生活的苦难,沉淀成一颗莲子里内心最珍贵的爱与善意。大地赐予她多少,她将日复一日积攒的感恩,加倍回馈。于是,在之后的岁月里,成为母亲的她,将她的四粒种子,交付给了泥土。直到那几粒小小的种子,破土而

出,长出枝叶,开成花朵……
我追随时间的脚步,来到这个黄昏。此刻,群山四合,环抱落日。黄昏,已然来临。那些明暗交错的光影,是此刻被省略的音符。晚风轻柔的手指,就要替我开始弹奏。几颗沉浮在天际的星星,慢慢被浓郁如墨的夜色点亮。有人燃起了袅袅炊烟。用粮食蔬菜,让一家人幸福地围坐在一起。有人轻轻掩上房门,点起了橘色的灯笼。她坐在灯下,用一针一线,将闪亮的银色纽扣,仔细地缀在小小的衣衫上。有人从远方赶来,放下行李和疲惫。然后,带着一尾红色的小鱼儿,轻轻潜入我的梦境。那小鱼儿,先长成荷叶,然后开成莲花。那便是莲花仙子吧,在梦里梦外,一

声一声,温柔地唤着我的小名……
我的如莲花一般的母亲啊,究竟哪一个时刻,才是她这一生所喜欢的?
我的如莲花一般的母亲,坐在秋天渐凉的暮色里。我想过从春日里慢慢长大的莲叶,如何在六月的晨风里,涌动成翡翠凝脂般的阵阵碧波。那些没有绽放的小荷,又是如何隐约在稠密的莲叶之间,宁静悠远……如细细的忧伤,被少女藏在心间。如此真诚——明媚的阳光从高处照下来,洒落在明镜一般澄澈的湖水上。几尾鱼,却不得闲。穿行在莲叶中间,优哉游哉,游来游去。莲子们,在莲蓬里正襟危坐,它们祈福,它们就要渡过一条名为苦河。在淤泥深处,白雪的莲藕正在努力生长。它们知道,在人世间还有一种朴素的真情叫作藕断丝连。

终于抵达。而春天,已经来了很久。我听到冰雪消融的声响。那些穿透冰雪的阳光,让生长在春天里的事物,越发欣欣向荣。而旧年的冰雪,正在从日渐繁茂的叶片之间不断飞离。她在冰雪未曾消融的时候,就听到了鸟雀的吟唱。在那些被鸟鸣装饰过的日子里,阳光赐予少年的她安静与甜美。她穿上水红色的衣裳,她梳起黑色的发髻。她打开关起的窗户,她起身推门出去。四处都荡漾着明媚的春光。花朵,正在次第开放。白色的、粉色的、红色的、蓝色的……最美的,依然是那朵水红色的莲花……时光清浅。我的如莲花一般的母亲,她,一直行走在岁月的河流里。她,涉水而过。她,用一身水红色,换上这一生的清香满怀。她,临水照花。她,先爱上水,再爱上隐匿在水中的风霜雨雪……